解放了的中國的科學

巴契寧著 丁遼生譯

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和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已經滿了一週年了。

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創建，是中國人民最大的勝利。中國人民徹底消滅了腐朽的國民黨政權，掙斷了帝國主義壓迫的枷鎖，在整個漫長的歷史中，第一次獲得真正的獨立、自由和國家的主權。人民解放鬥爭和歷史性的勝利的鼓動者和領導者是以經驗豐富的領袖毛澤東爲首的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決定性的勝利之所以可能，是蘇聯人民在偉大的斯大林領導之下，擊潰德國法西斯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結果。

蘇聯人民懇摯地表示了自己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同情。在1950年2月14日簽訂的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是發展和鞏固中蘇人民友誼的新紀元，是鞏固全世界和平、民主的偉大的貢獻，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經濟地位的穩定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過去一年當中，中國人民不僅在戰爭的前線上，而且也在國民經濟和文化建設的戰線上獲得了偉大的勝利。施行計劃工業制度，發展運輸和農業，復興貿易，實行土地改革，革新工商業，國家經費大量緊縮，這種種措施，保障了國家經濟的根本改革。

新中國創立了向所未有的文化繁榮的條件。幾十萬的學校，二百以上的高等學校的大門爲勞動人民敞開着。中等學校和高等學校，爲了訓練新中國人民的知識分子，運用着學習和討論的新方式，在學校中進行着政治經濟學和馬列主義的基本教育。

以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用盡一切方法來阻撓中國科學和技術的進展。許多著名的科學工作者，在國民黨統治下無法進行研究工作。祇有人民民主制度的勝利和國內偉大的經濟改革爲中國

科學的迅速發展創立了條件，奠定了基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寫道：“我們要改革一些陳舊的學說與研究方法，幫助科學工作者接受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與方法，應用於自然科學的研究工作，建立與人民生活有密切聯系的真正科學。……”

在1949年9月29日發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中，和這些話相對應地規定着：“努力發展自然科學，以服務於工業、農業、和國防的建設，獎勵科學的發現和發明，普及科學知識。”

政協綱領頒佈還祇有一年，但就是在這短短的時期當中，由於人民政府的幫助，中國科學已經有了很大的成就。

中國的主要的科學中心是1949年建立的中國科學院。科學院的活動是由優秀的學者，著名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郭沫若領導的。科學院共有十六個研究所（中國科學院的研究機構共有二十個單位——譯者註）。此外，在中國還有許多其他的科學研究機構。

每個研究機構都規定了研究問題的範圍而研究着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他們按照社會利益和國家建設計劃而工作。例如從前有兩個物理研究所，一個在北京，一個在南京，都研究同樣的問題，白白耗費了許多精力和物資。而在改組以後，一個成爲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着重要的國民經濟和國防方面的問題，另一個成爲應用物理研究所，目前以光學的研究爲主。研究所裏有製造和琢磨透鏡的良好的試驗設備。研究所幫助企業界增加透鏡生產量。研究所裏的科學工作者還發明了製造爲播送不同頻率、生成壓電的水晶振盪器的新方法。

在生物科學方面，同樣也有詳細的組織上的改革。從在北京和上海的研究着同樣的問題的五個研究所，改成三個研究所，其中每一個所都有出

定的研究的範圍。上海的生物研究所是研究實驗生物學的；另一個在上海的生物學研究所研究水生生物；第三個生物科學研究所是植物分類學研究所，設在北京，研究工作着重在與國民經濟密切相關的植物，例如橡膠草、藥用植物、牧草等等。

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交給中國科學界的三個主要任務是：理論與實際結合；積極創造，解決問題；以及訓練大量新的專門科學的幹部。

科學與生活的密切的聯系是新中國的特徵。中國科學工作者正在尋求新的方法，在工業和農業方面，改善工作，提高產量。

例如大連科學研究所的工作就可以作為證明。大連科學研究所有十三個設備良好的實驗室。幾年以前，祇有八位工作人員；而現在有六十八位科學工作者工作着。所有一切活動都針對着東北工業設施方面的需要。在短時期內，研究所裏的科學工作者製成了橡膠的代替品，並且很快地得到了生產非那西汀（Phenacetin）的新方法。他們還製造了消滅農業方面害虫的特效藥，大量生產丙酮和丁醇。其他的科學研究機關也是一樣，都有極大的成就。例如上海的藥物化學研究所接受了衛生部的任務而完成了製造青黴素的研究工作。

中國是一個擁有無窮天然富源的國家。科學工作者幫助解放了的人民支配國家的自然資源。南京的地質研究所派了地質調查隊到東北等地去尋找煤礦和鐵礦。南京地球物理研究所派遣科學工作人員到中國東部探勘礦藏。在南京地區的地質學家們發現了生產肥料所必需的鉀礬。

冶金、物理、化學和其他科學工作者的工作也都與工業相互聯系着，他們幫助政府編製國民經濟部門的發展計劃，也幫助擬定中國國民經濟復興和發展的第一次五年（1951年——1955年）計劃的綱要。

中國的科學工作者在農業方面也有重大的工作表現，例如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就曾幫助華東農業部製造藥劑，消滅小麥和棉花的病害。又如關於如何與棉蚜鬥爭的問題，中國的科學工作者已經研究很久了，每年由於棉蚜為害，棉花的收穫量減少了三分之一；籽棉受到巨大的損失。但是過去的科學界沒有力量組織起來與棉蚜對抗。只有人民政府才開始對棉田害虫進行真正的鬥爭。政府派了專家到平原省從事棉蚜的精密的研究工作，

經過長期的觀察，棉蚜的發生與繁殖條件被確定了。科學院根據調查者的報告，擬定了與棉蚜鬥爭的有效方法。

科學工作者還幫助農民向其他如水稻等農作物的害虫鬥爭。

東北、華北和華中等地大學裏的科學工作者，現在已經常地成為鄉村中的客人了。他們指導農民如何正確地播種，或是如何防治畜類的流行病。由於人民民主政權的協助，科學工作者設立了實驗獸醫站，動物接種站和農業試驗所。例如在江蘇省的農業科學研究所，在農民中有廣泛的聲望和威信，農民們甚至從很遠的鄉村跑來請求幫助。

北京的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在研究栽培新的農作物的基本問題，著名的科學家和第一流的農業專家共同工作着。他們直接在研究所的試驗場上進行實際的教導工作。

中國人民以無比的熱忱學習着政治知識。國內成立了成千的政治學習小組，為科學工作者設立了掌握馬列主義理論的課程，開辦了專門的政治大學。今年成立的北京人民大學有一千六百名學生，其中主要的是先進工人。學校的主要的工作原則是‘學習與實踐密切聯系’和‘學習蘇聯經驗’。其中開辦了俄文系（二年制），財政信用系、經濟計劃系、法律系、外交系等系以及馬列主義基礎、中國歷史與中國革命史、教育等教研室。

然而國家對科學幹部的大量和不斷的增加的要求並沒有完全滿足。為了解決幹部的需要問題，人民政府採用了重要的方式：擴大最高學術機構和科學研究所；加強和擴大現有的大學和高等學術機關的科學研究部分的講座和實驗室；並且開辦新的中學和技術學校。

1950年下半年度，中國開辦了許多工農中學。它們的主要任務是訓練準備升入高等專門學校的學生，以充實工農知識分子和科學工作者的隊伍。

中央人民政府採用一切方法使科學知識有系統的深入到人民大眾裏去，為了這個目的，文化部之下設立了科學普及局。今年科學普及局在北京舉辦了科學知識展覽會，僅僅在十二天當中參觀展覽會的就近十萬人，科學家為工農大眾直接從無線電中廣播各種題目的講演和報告。

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所規定的重要任務在實現着。他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

• 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與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毛澤東 新民主主義論)

像一切中國人民文化的發展一樣，在中國科學發展當中，對於蘇聯人民的成就懷着極大的興趣是一個重要的現象。蘇聯科學——世界上最先進的科學——被作為所有中國科學的榜樣。蘇聯科學的成就和發現在中國科學工作者中被廣泛的應用着。

米邱林、巴甫洛夫、李森科和其他主要的蘇聯科學家的學說在中國廣泛的普及着。米邱林學會成立了，研究着米邱林學說，在農民中間開展着米邱林學說。毛澤東同志所提出的號召：‘向蘇聯學習’在中國科學界中得到熱烈的響應。馬列主義日

益成為中國一切科學與知識部門發展的基礎。

在光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週年紀念的時候，中國科學工作者和所有中國人民表明了自己對和平以及勞動創造一切的信仰和意志。

為了答覆美帝在台灣侵略和挑釁，中國勞動人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人民政府和共產黨的周圍。中國人民對和平的不可動搖的意志，極顯明的在斯德哥爾摩宣言簽名書上表現出來。到十月十五日為止，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在宣言書上簽名的已超過一億九千萬人。

中國人民與蘇聯人民和一切愛好自由的人民一起積極地為世界和平而奮鬥。

[譯自‘科學與生活(Наука и жизнь)’ 1950年10月號 Г. Бачинин: Наука Свободного Китая]

編 者 的 話

上期本刊發表了一篇題為‘資產階級科學與無產階級科學’的譯文，我們希望作一點解釋：

由於斯大林同志指出了語言的全民性和無階級性，他又強調了人類，單獨的社會集團、階級，並非對語言是毫無差別的，這在自然科學知識方面，也可以這樣說。關於自然科學，它本身所獲得的事實，證明了並不是有階級性的。然而人類、社會集團、階級並不是對科學的態度毫無差別的。這篇文章，本報^原不擬登載；為了對自然科學有沒有階級性的問題，希望能結合蘇聯對斯大林新著作的研究，展開更深入的鑽研和討論，所以我們還是刊出了這篇文章，歡迎讀者對此文的內容，加以討論。

蘇聯科學院院長瓦維洛夫逝世，是全世界科學界的一個巨大的損失，我們刊登了他的小傳和胡永暢同志的一篇文字，以表示我們科學工作者對這位偉大科學家的追悼痛惜和永遠的敬意；另一方面，我們簡單地介紹了新任院長瓦西米揚諾夫院士。

巴契寧著‘解放了的中國的科學’原文登在1950年10月號的蘇聯雜誌‘科學與生活’上，寫成當在更早的時候。但也足以代表蘇聯友人對於當時我們祖國的科學的看法。因將譯文刊登，以與全國科學工作者共相勉勵，從勝利走向勝利。

關於勒柏辛斯卡婭的細胞學的新學說，我們有兩篇譯文因為稿濟不及刊出，當在四、五期陸續登載。

關於蘇聯醫學家費拉托夫的偉大貢獻——先進的組織療法，我們在第二卷第一期刊登了費拉托夫自己寫的一篇文字，得到讀者們深切的注意，這一期我們一方面刊載了一篇譯文說明組織療法在日本的情形，另一方面我們請童綱昌大夫寫了一篇報告，介紹在上海中美醫院進行組織療法的經過。